

我与花城有奇缘

李养玉

我与花城出版社结缘，屈指算来已四十多年了。回首往事，正如香港歌手甄妮在一首歌里所唱：“依稀往梦似曾见，心内波澜现。”

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被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，成为人们羡慕的“新时期首届大学生”。大学二年级时，我开始了文学创作，还有幸拜识了中国著名评论家阎纲老师。仰仗阎老师和其夫人刘茵老师的举荐，我陆续开始发表首批短篇作品。其中一篇在《当代》杂志1980年第4期发表的散文《梨花情思》，还获得了山东省在校大学生首届文学创作评选一等奖。

曲阜乃孔子故里，文物古迹众多，最著名者当推孔庙、孔府、孔林。我去孔林的次数最多，后来写出一篇游记《孔林的秋》，在当时曲阜师范学院学生会的文学刊物《晨曲》第一期（1980年10月20日出版）上发表。

1981年初，我将《孔林的秋》寄给了阎纲老师。不久即收到某出版社主办的旅游杂志编辑部来函，告诉我说准备刊用我的这篇文章，并考虑作为“青年旅游征文”参加本刊的评奖活动。我立即遵他们嘱咐，对文内知识、文物、典故等进行再次查校，又收集数张孔林照片，连同复函一并挂号寄往编辑部。可直到征文活动进入尾声，仍不见《孔林的秋》一文发表，最终我收到了该杂志的退稿函。

不久，我得知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刚创办了一

个刊物叫《旅伴》，在文坛首倡旅游文学。我当即将此稿投给了《旅伴》编辑部。

一个月后，我收到回信，《旅伴》编辑部通知我，这篇文章将发表在1982年第1期。信是责任编辑陈俊年写的，他的字写得漂亮，行文也和蔼可亲，不承想，后来他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。

1982年2月中旬，大学毕业的我分配到《邹县大众》报社工作。上班第一天，我便收到花城出版社的大信封，是《旅伴》当年第1期的两本样书。打开，目录页“大地驰笔”栏内，头条便是《孔林的苍凉美》——文章只改了标题，其他全部原稿照登，没有删改。我拿着刊物在手里摩挲，满心欣喜。

1983年底，花城出版社出版《当代中国游记一百篇》，分简装和精装两种。《孔林的苍凉美》被编者列在目录里的第二位。此后，该文还陆续被收入多本书籍，成为我的短篇游记代表作。我也由此展开了与花城出版社的长期友谊。

我第一次读陈俊年编辑的来信时，便生出适逢故友、如见亲人的奇异感觉。以后写信时，我都敞开心扉，畅谈创作的激动和迷茫、世事的复杂和莫测以及感情生活的幸和恼。他很快便不再以编辑对作者的口吻，而换以兄长对胞弟的亲切与抚慰，纸笔温润。

1982年春天，我与妻子去四川旅行结婚，游览峨眉山时，一路经历特殊，触发了灵感，创作了一部

四万字中篇旅游小说《西看明月峨眉眉》。稿子直接寄到广州，俊年兄和易征主编看过后决定优先发表。

鉴于《旅伴》每期字数容量受限，他们便打破常规，决定将《旅伴》总第十三期改为特大号，页码增加到一百一十二页。

1983年3月，厚厚的沉沉的《旅伴》特大号出版，《西看明月峨眉眉》作为本期重点作品推出，标题字为易征主编亲书，并请广东知名画家刘仁毅创作了六帧精美插图，同时刊发了我的新婚照片一张，是我们在峨眉山邂逅北京外文出版社摄影记者，由韩德洲和孙树明二位先生拍摄的。

记得当时我在巧遇二位记者时并未记下对方姓名，为此特意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，甚至叫北京的表哥亲自去一趟对方单位找人。二位记者也十分热忱相助，很快寄来十几张照片。可惜后来杂志社决定改用美术插画，风景照片均未采用，我至今仍对二位记者怀有歉意。

《西看明月峨眉眉》1984年初由花城出版社收入《新婚之旅续集》一书，该书首印超二十万册，畅销一时。

受这篇“峨眉眉”的影响，也因《旅伴》和俊年兄倾情提携的激励，我的旅游文学创作可谓进入丰收时期。

1982年11月，我又创作出中篇旅游小说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的初稿；1983年5月，我根据游览长江的日记，还创作出中篇游记《古老的东方有一

条江》（后来出书时改名《豪唱大江东》）。这两部中篇作品，正好契合了《旅伴》编辑部的一个新的出版计划：出版“袖珍旅伴丛书”，字数在五万字左右，艺术性可读性兼善的旅游题材作品。于是俊年兄代表编辑部向我的单位签发公函，邀请我来广州改稿。

1983年7月的炎夏之日，我经受了四十多个小时的硬座列车颠簸煎熬之苦，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南国花城。俊年兄去广州站接我，他写了纸条给广播员，我一出站，听见那甜润的女生在呼唤：“山东邹县的李养玉同志，出站后请留意有人等！”我与陈兄神交近两年，彼此却并未见过面。但我在出站口刚一立定，就一见一个戴眼镜、胖乎乎、中等身材的先生迎了上来，笑眯眯用广式普通话说道：“你就是李养玉啦！”我毫不犹豫跑过去握紧他的手，竟像亲密老朋友久别重逢。陈兄叫了出租车，嘱咐司机绕远走繁华城区，指点我看广州夜景。从观念保守的北方初来乍到，我恍如隔世，如入仙境。一路上饱了眼福，不觉已饥肠辘辘，陈兄带我来到他的家中——解放军一九七医院家属宿舍，陈夫人叶峰在该院当护士。饭后叶姐去单位上夜班，陈兄和千金睡客厅沙发，让他们唯一的卧室大床供我休息。我刚躺下，就想起李白的两句诗：“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处是他乡。”然后一觉到天明，倦倦荡荡无存。

翌日上午，俊年兄安排我入住广东省第六千部招待所。我一口气住了二十六天，全力以赴修改

作品。陈兄与易征主编和曾定夷、江川编辑都来看望，还请我去广州当时最高档时髦的白天鹅宾馆吃西餐。作品改完以后，编辑部又派陈兄带我参观深圳特区，亲身感受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汹涌澎湃，给我的南国之旅再添美好记忆。

后来，花城出版社调整出版计划，《旅伴》特大号再没有办过。我的两部中篇作品则合为一册，取名《江山恋情》出版了，责任编辑仍然是陈兄。我深知，作为一名普通的外省文学青年，能在创作初始与陈俊年编辑相遇，与花城出版社结缘，真是人生之大幸事。

2002年夏天，我出差深圳，特意赴广州看望俊年兄。他一如当年，热忱宴请我们一行三人，我得知其时他已擢升为花城出版社主要领导了。又过了几年，听说陈兄已荣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，心中非常欣慰。

退休之后，我提笔回首往事，写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《花开玉园》，复萌生出一本书的愿望。想起了花城出版社和俊年兄，我便辗转拨通了陈兄的电话。此时他已离开省出版局超过十五年，但还是帮我找了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宾杰，并与我商定《花开玉园》的出版事宜，又指派了一名“90后”才女、南京大学的硕士生来做《花开玉园》责任编辑——她同样守诚敬业、细致入微、春风化人。这让我深深感到：三代花城人，一样赤诚，高标风尚，一脉相承。

“你是最亮的那颗星”
大型文学采风
暨第二届“农星文学奖”
征稿启事

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，寻访优秀第一书记，展现第一书记风采，艺术性地反映我市驻村工作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，特举办“你是最亮的那颗星”大型文学采风活动。第二届“农星文学奖”同时启动。

本次活动由邹城市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（市下派办）与邹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，邹城市作家协会承办。具体事宜如下：

一、采风对象由工作专班（下派办）确定并负责联络，作家协会负责组织作家采风。体裁可以是散文、诗歌和纪实文学等，字数不限。

二、时间：2024年4月至2024年9月。

三、采风结束后，所有作品参评第二届“农星文学奖”，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，颁发奖金和证书。获奖作品结集。部分作品即时在《今日邹城》副刊和《邹城文艺》杂志发表。

四、所有采风作品交稿前须经被采访对象阅读核实。

邹城市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（市下派办）
邹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邹城市作家协会
2024年4月



家园美如斯

张德华 摄影

《山海经》中的百鸟之王少昊

孙继泉

在山东省曲阜市城东4公里处有一高阜，古称云阳山，其上有一座素有中国金字塔之称的陵墓，此即为少昊陵。陵阔28.5米，高8.73米，顶立12米，形如金字塔，故名。

关于少昊，《山海经》如是记载——
长留之山，其神白帝少昊居之。其兽皆文尾，其鸟皆文首，是多文玉石。实惟神氏之宫。是神也，主司反景。（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）

东海之外大壑，少昊之国。少昊孺帝颛顼于此，弄其琴瑟。（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）

有人一目，当面中生，一曰威性，少昊之子，食黍。（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）

少昊生般，般是始为弓矢。（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）

少昊，华夏人文始祖之一，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，黄帝的长子，母为嫫祖。少昊名“挚”，号“金天氏”“穷桑氏”或“朱宣氏”，生于穷桑。昊诞生的时候，天空有五只凤凰，颜色各异，是按五方的颜色红、黄、青、白、玄而生成的，飞落在少昊氏的院里，因此他又称为凤鸟氏。和太昊伏羲一样同为上古时期东夷族的祖先和首领，因修太昊之法，故称为少昊。少年时，迎娶凤鸟氏女子为妻，成为凤鸟部落的首领，最终成为整个东夷部落的首领。晋《帝王世纪》中说：“少昊帝，名挚，字青阳，姬姓也。母曰节，黄帝时有大星如虹，下流华渚，女节梦接意感，生少昊，是为玄囂。邑于穷桑，以登帝位，都曲阜，故或谓之穷桑帝。地在鲁城北。”

少昊部落内有20多个以鸟为名的部落，如凤鸟氏、玄鸟氏、伯赵氏、青鸟氏、丹鸟氏、祝鸠氏、鸛鸟氏、爽鸠氏等等，其中有凤族8个，凤族在少昊集团中地位最为尊贵，掌管天文历法，指导部落农桑。凤凰总管百鸟，然后再有燕子掌管春天，

伯劳掌管夏天，鸚雀掌管秋天，锦鸡掌管冬天。除此之外，他又派了五种鸟来管理日常事务。孝顺的鸚雀掌管教育，凶猛的鸛鸟掌管军事，公平的布谷掌管建筑，威严的雄鹰掌管法律，善辩的斑鸠掌管言论。另外，有九种鸟鸟掌管农业，使人民不至于湮佚放荡。五种野鸟，分别掌管木工、漆工、陶工、染工、皮工等五个工种。

明清时期，朝廷以鸟兽饰于官服，文官：一品仙鹤，二品锦鸡，三品孔雀，四品云雁，五品白鹇，六品鹭鸶，七品鸿雁，八品鸂鶒，九品练雀。武官：一品麒麟，二品狮子，三品豹，四品虎，五品熊，六品彪，七品、八品是犀牛，九品海马。其历史渊源和依据即是当初少昊以鸟管理天下的理念。

少昊还是抚琴的高手。少昊见百鸟之国，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十分欣慰。他请来年幼的侄儿颛顼，帮助其料理朝政。颛顼不负众望，勤勤恳恳，干得非常出色。少昊见侄子非常辛苦，就教颛顼弹琴。可以说，少昊是中国音乐的肇始者和传播者。

少昊的后代各有千秋，较为著名的有——
重，即句芒。有着人的面孔，鸟的身体，脸四方方，经常穿着白色的衣服，出行时驾驭着两条飞龙。他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木神，和伏羲共同掌管春天。木神拿着一个圆规一样的东西，掌管着春天大地万物的生命。句芒还兼任生命之神，如果某人多行善事，对国家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，句芒就会给他增加寿命。

该，左耳有蛇，乘两龙。人面，虎爪，白毛，执钺。古籍中多称皋比，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金神，和少昊掌管西方一万二千里的地方。它负责查看太阳落山的时候西边的霞光是否正常。皋比还掌管刑罚，是天上的刑神。威姓，一目国建立者。

穷奇，长得像老虎，肋下有一对翅膀。他能够听懂天下各地的语言。是个是非不分的恶神，他看见两个人打架，就把正直有理的那个人吃掉，而让凶恶闹事的无赖逍遥法外。但每年腊月初八，他和他的伙伴们就到处寻找吃人的害虫，把他们赶跑或吃掉。

诗词里的春天

陈瑞

北方的春天，在反复抵抗、跌撞，冲破凛冽的北风和反攻的寒潮后悄悄地来临。

历数我生活经历过的几十个春天，总是乍暖乍寒，忽然而至，忽然而逝。还未来得及细品“杏花春雨江南”的境地，春天便在一夜之间被初夏攻占了领地。于是，北方人便兀地生出春光难觅，春暖苦短的感慨来了。

北方的春天当然也会万物勃发，奔腾着朝气。朱自清先生说：“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，从头到脚都是新的，它生长着。”春给人希望和期望，是天地万物更迭的序章，四季轮回往复的起点。谁不承认春天是善解人意的呢？孟浩然的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，清晨的鸟鸣虽打扰了孟夫子的浅梦，但也提醒着人们晨曦的到来。志南和尚的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看似杏花雨落无声，杨柳风拂不寒，略略凄静，其实不然。反而是人们内心被春来的消息填满，这种不张扬之喜，更显了春的润物无声，和体贴入微。谁不认为春天是姿态万千的呢？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朱熹在《春日》里不仅吟唱了朗朗春光、盈盈春意，更是把春天的仪态万方用“万紫千红”一词一网打尽。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读贺知章的《咏柳》，眼前不禁浮现出一树碧玉、风剪细叶，春天便有了灵动、风情万种的形态。谁不赞美春天是一视同仁的呢？“遇物尽欢欣，爱春非独我”，诗人白居易这样说，正是因为他感知到了，春是大众的，无论伟人、凡人，诗人、农人皆可以热烈地感受它、赞美它、咏唱它，春都会一视同仁地回馈。否则怎么会有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里竹子发芽，桃花含苞，鸭子连连唱着：“水暖了，水暖了，嘎嘎”呢？李白也写道：“燕草如碧丝，秦桑低绿枝”，一切生命都在春天的包裹里生长，春不挑剔它们花红柳绿，水肥鱼瘦，草薄风轻，都将他们统统纳悦、灌溉、润泽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史湘云曾大喊：“且住、且住、莫使春光别去”，事实上她也知道春光难驻，“落花流水春去也”。

春天，是我们每个人共有的、珍惜的、留恋的，春天可以打开人们的心扉，诗词能够记忆人们的情感。所以自从有了诗词，春天便常驻在了爱春人和读诗人的年华里，风雨飘摇，岿然不动。